

禮記集說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	號	類
一三九	函	號	類
一三	架	冊	類
五八五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九	函	架	冊
二	函	架	冊
一八	函	架	冊
一	函	架	冊

七十七之
七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402)
函號	309 108

共五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肆東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肆讀為肄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

辱之事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曰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

斂持在手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於懷也

長樂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

山陰陸氏曰此宜在此非脫亂也肆讀如字言以朱錦束髮肆之使至帶其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如帶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鄭氏曰皆為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

給事也裘帛温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

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總喪使役也不當室鄭註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長樂陳氏曰不裘為其消陰氣也無總服聽事不麻經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生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畧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紛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總服聽

事不麻而已哉凡皆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絢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山陰陸氏曰屨之重在絢即言不絢屨則屨重矣亦著絢雖重不以責童子也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曰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為禮也金華范氏曰自童子之節也止從人而入童子之節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畧待之寬未以成人責之也然為童子之自處者極其卑下以未可與已成人之禮也辭孫禮之端少成習慣無幼而不孫弟之悔矣易之蒙以養正三



王之早教諭大學不能為下何以事上皆此意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
飧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
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
人之食也䟽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
室之人非賓客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食之
人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
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者饌不為己故後祭先
飯示為尊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
云不足登謂䟽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
也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

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
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
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
人徹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
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山陰陸氏曰異爵若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之類即應舉角
後人而祭先人而飯先飯為人嘗食卑者之事一食若今
言同盤矣一一而已壹合而為一也

金華應氏曰絮羹而辭歡醢而辭則客詳於食察於味而
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則客重其食旨
其味而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氏之待孔子嘗用
其禮矣夫君子之為禮非無左右給使之可役而賓主必

以身為禮者貴其誠而不敢趨其便且安也

慶源輔氏曰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受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果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飯歟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相者壹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婦人故難盡責以男子之禮且不憂其弱而不徹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者唯君賜為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寔閒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持者棄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

嚴陵方氏曰弗致于核曲禮所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食者以該之爾瓜中虛而外實橫斷之則若環然故以環言之上環以祭中以食言上中則知所操者下也曲禮言削瓜於士曰寔之即棄所操也則此言主於士而已自然之味以先

食為新故後君子而餽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子而嘗焉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弗致于核弗致餘於核即懷其核應曰弗致其核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宜承無箴功鄭氏謂此補脫重誤矣

新安朱氏曰註云頭忖謂窻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餗
鄭氏曰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孔氏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馘次食穀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餗孔子不食肉仍為餗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處亂世交際之間極其謹密然觀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歟抑其時或有不同者蓋陽貨時已為大夫孔子僅為士其食於季氏或者攝司寇之後孔子時蓋年高矣

金華范氏曰自侍食於先生止不食肉而餗食之節絮羹而辭醑醢而辭客詳於食察於味故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餗而辭客重其食旨其味故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俎豆庶羞非不備

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醬貴食味之主也故獻肉食者操醬
 齊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賓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
 於其身之為敬且重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
 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別矣一食之間曲致其盡如此古人
 非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
 也薦新與火孰異尊賢也與先薦寢廟之意同一果之微
 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
 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
 人不同日

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
 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也據掌以左手
 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

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君子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
 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
 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
 上至地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嚴陵方氏曰車馬即日拜其賜於家明日乘之以拜於朝
 是之謂再拜衣服亦若是而已稽首據掌皆致諸地恭之
 至也王者之賜與於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
 足以祿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其庸不足
 祿而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
 庸為有餘故在君子則賜之小人則於賢庸為不足故與
 之而已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來
 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不得不異又有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則其賜與固可同日哉

山陰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
不同日者義也

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馬亦必就命其乘服之數以稽首據掌致諸地推之今之拜慢矣拜以左手覆按右手為敬今之拜手敬矣酒肉之賜弗再拜孔子往陽貨之門為其來賜而已不在也下文云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君子小人賜予之猶

不同日況其他乎

馬氏曰衣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長樂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杖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號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穀之王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鄭忽猶以周班為怒韓信猶以噲等為恥又況君子之與小人乎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礧玉混淆之也

金華應氏曰凡君之賜物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為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焉而

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為人子者三賜不及焉則其必辭以待命可知也先儒求之而不得其說遂以為天子所賜非得國君之命則不敢乘服然其文意皆不協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荅已也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茹藜蒂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凡獻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

首者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茹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熟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荅已故不親也

長樂陳氏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茹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再拜則與酒食之賜弗再拜異矣此謂以一拜為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茹去其二者又去葷唯桃為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

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金華應氏曰子視膳於親臣致膳於君其敬養之誠一也
致膳者非一端祭祀歸胙則其致膳之大者也鬼神所饗
陰幽之氣慮或襲之葷可調和而味酷然而足以逼物桃
南方陽明之木可以除北方幽暗之崇蓋致膳者臣子之
愛心也熏被不祥者敬心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於君乎
物所以將意不誠無物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士拜
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
異於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孔氏曰自此至父拜之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大夫

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
辭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
君召進荅己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
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
又拜君之諾報也弗荅者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
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君賜服服
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敵者相獻既已
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
人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則論語云
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嚴陵方氏曰又拜弗荅拜言亟拜如此而君弗荅焉士卑
故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或不然矣言
衣服而不及車馬以大夫方受車馬於君不宜以之賜人

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在容或不然矣此所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敵者亦不必朋友也

馬氏曰又拜於其室者拜親賜而已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相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曰承賀者有慶事而受人之賀也為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行禮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不承賀者在彼者可賀而在此者不敢受賀也

金華范氏曰自君賜車馬止稱父拜之賜予獻酬之節君制命者也臣承命者也致賜君子小人異其日承命受賜車服酒肉異其拜先王之制禮也節矣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輅或曰乘兵車不式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為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

嚴陵方氏曰經言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蓋謂是矣且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延平周氏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馬氏曰衣服者所以飾身也禮盛者則其飾不足以言之故充其服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故曰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

致其飾

山陰陸氏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金華范氏曰至敬無文大禮必簡固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意在言外當反而求之故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鄭氏曰易方謂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孔氏曰自此至焉爾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



乙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且啓云日中還不
得過中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
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
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
莫尊於父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之呼
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
外焉主於家故止手執業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也
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胎
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邪蓋
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慶源輔氏曰唯諾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而察
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則稱
親

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
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疏節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是也圈屈木所為卮匱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
不忍用也

孔氏曰親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今唯色容不
充盛而已此乃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手澤謂父
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
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
親瘠色容不盛人之氣體和則齊不和則反之以害於齊



故謂之齋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然而事親又有要道存焉此䟽節也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柶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山陰陸氏曰稱齋與瘞異矣調變雖至猶病公羊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若唯而不諾出不易方亦䟽節也

慶源輔氏曰於其䟽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覺之上為䟽節而此為至性也

講義曰以為孝子之䟽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前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

金華范氏曰自父命呼止口澤之氣存焉爾事親愛敬之情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以累慈懷之惓惓乎此生而盡其情也朝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䟽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覩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之知禮者莫不然

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洽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闕辟尊者所從也闕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覲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闈大夫之介微遠於闈故當棖與闈之間士介卑去闈遠故拂棖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闈西棖闈之中央不履闈謂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闈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礙於門之中者闈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闈則近中故也士介拂棖則近旁故也於下言士介則上言介為君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蓋門以中為貴故下言賓入不中門焉中門則嫌於自尊履闈則嫌於自高論語言立不中門行不履闈正謂此蓋以臣為賓故不得不然

耳公事謂聘享也入門左而自闈西則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闈東則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為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為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與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同義曲禮又言大夫入君門由闈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為臣此言為賓故也亦見彼解

延平周氏曰君入門言朝也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棖闈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闈西之中則君所由闈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闈西敬之也私事自闈東親之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不言介言大夫而已相備也大夫入門中棖與闈之間則君入門拂闈士拂棖可知君介士介如此則大夫之介亦可知公事義揜恩故自闈西私事恩揜



義故自闌東

新安朱氏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闌賈氏儀禮疏猶云門有二闌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金華范氏曰此賓主介相之節君入而有大夫士介之別賓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抑闌拂棖闌東闌西不言而意已喻何為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恐聘覲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顛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閒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也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端直也顛或為躓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步疾徐之儀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徙足閒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屨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也搖動故云手



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也。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雷一經覆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雷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屢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蹠蹠言舉足狹數蹠蹠如也。

嚴陵方氏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起屨雖疾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羔性聚豚性散。豚雖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中矣。故取況如此。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剡剡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舉前曳踵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蹠蹠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蹠蹠如有循是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布武在繼武中武之間。徐趨皆用是言。雖君大夫徐趨亦中武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因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首。豚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前言執玉龜襲今此上龜執玉而慎非其至也。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

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闊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銳利也履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蹠蹠如也則有緩而已

金華范氏曰此與尸行步疾徐之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亦在徐行疾行之間茲步武之廣狹趨履之遲速先王制禮必在所謹豈可以細故視之蓋自是充之孝悌發乎朝廷放乎道路所繫豈不重歟

凡形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莊敬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道路雖速疾

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慶源輔氏曰凶悔吝生於動故凡有所行其容惕惕易曰夕惕若厲无咎廟中心一於敬則步自齊矣濟濟翔翔形容之盛也在朝廷則宜盛故也

山陰陸氏曰濟濟相讓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是而後為朝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鄭氏曰齊遯謙慤貌也遯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



如有子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邀齊謂齊齊邀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慄 皇氏曰齊謂裳下緝邀謂蹙斂君子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斂也 賀氏曰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故註云如有子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則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邀齊則不舒邀則不遲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僂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温温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温温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邀則又警而變於此可以體心口容止當言即言不作囁嚅之態頭容直一身之元不容有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愠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得其宜然又不可不學故詳言之

山陰陸氏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也後言燕居則

以上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黃氏曰立容德者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君子立時之容其志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容貌自安於仁義禮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宜有慙怍傾歎而不安矣故德者安於仁義禮法之容非受授之義明矣金華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之時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己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

慶源輔氏曰容貌顏色不可以偽為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瘠纍纍然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繭繭猶絲絲聲氣微細也

講義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也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為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嚴陵方氏曰纍如纍紲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拘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墻然者以此言容繭繭者謂憂營於內而言不能繹也



慶源輔氏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纍纍顛顛皆墮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有緒也山陰陸氏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戎容暨暨言容詬詬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譎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詬詬教令嚴也厲肅儀形貌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譎為傾身以自下也頭頭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顛實揚休顛讀為闐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色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色容厲肅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立容謂軍中立之形容當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畧士卒又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為譎曲以屈下於人也山立者立則疑如山之固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顛塞也休養也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謂不變動常使如玉

講義曰戎容暨暨總言之也言容而下悉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暨暨以陽暨陰非欲之也不得已爾視容清明者目以下為體其視正則其容清以大為用其視正則其容明郊特牲言目者氣之清明蓋以是矣且水所舍而為精火所藏而為神則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運而已頭頭必中者中立而不倚也故山立以言其重如山而不可移山立則守之事也時行則攻之事也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山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

如山玉焉又非止於容而已

山陰陸氏曰詒詒各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厲
肅所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臨危事其容如
此神閑而意定也盛氣顛實戰勇氣也振振闐闐可謂實
矣揚休對揚王休是也玉色時靡有爭是也自盛氣至是
皆言戎事之成

慶源輔氏曰心無所隕獲則視自清明故曰存乎人者莫
良乎眸子辨絕句卑固未可知調則氣索矣山立重也時
行敏也兵法曰來如處女敵人開戶去如脫兔敵不及拒
顛實則無事餒也詩言太公曰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所謂揚休也

黃氏曰立容辨卑毋調本三字為句上云辨謂所立之容
明辨尊卑左右之分下云必毋調既上云立容辨別合禮
是無僭上之義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
毋調謂卑不至調也此一節上有立容辨下有山立上云
立容辨為受命之時之禮也下云山立執干戈列行陣之
時之禮也觀上文云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皆嚴
毅威猛之容則被甲兵之際無磬折之容明矣

四明沈氏曰容貌皆由於心若執心不定容貌何能爾邪
處于戈戰爭之中如此可見神閑意定泰山覆於前而不
變麋鹿興於左而不瞬非氣雄心壯不能也

金華范氏曰自凡行容惕惕止揚休玉色視聽言動之容
曰足矣而曰行與言曰目矣而曰視與色曰口矣而曰言
與聲舒遲雖雖也齊遯肅肅也夫敬以和君子之容歟子
温而厲恭而安人見其温良恭遜觀鄉黨所記燕居所教
槩可識矣手足頭目坐立聲色容體如此而燕居告温温



豈勉強然哉亦肅雖之驗也如臨喪有衰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無物不在禮矣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由此得之不然喪紀失其哀戎事失其制凡眾之動失其宜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矣禮之於人如是夫喪紀戎事易變動失其節故以二端發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孔氏曰自此之為賓也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案曲禮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註云古今字爾其義同也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

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祇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身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以此不同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註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註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謂

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山陰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詞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見也若後世上表歟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茲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為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即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已為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某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嚴陵方氏曰力臣言雖為人臣之長非有論道之才徒有治功之多而已其守臣某者言雖有君人之號不足以致人也可以守土而已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擯者亦曰孤者謂為擯於外而執事者亦以是稱之也擯者稱小國如此則大國稱寡君可知金華應氏曰上公九命作伯蓋天子之股肱而宣力四方者也自謂力臣亦不敢以德自居而以力自竭也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

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

孔氏曰此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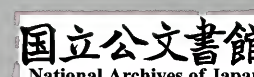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上大夫居上位而不敢以上自居故曰下臣而已世子亦公子爾以為適而傳世故曰世子而擯者亦

曰寡君之適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鄭氏曰孽當為拏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孔氏曰拏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下文云大夫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名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



而稱名也

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士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嚴陵方氏曰世子為適則知公子為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蘖故也周官行夫掌傳遽之小事謂傳遞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遑故以遽言之士以事人為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也且行夫以下士為之則士以是自稱又宜矣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於家者朝為公而家為私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略之也

慶源輔氏曰公子自稱曰臣孽常使其自別於適焉是乃所以愛之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行夫以下士為之所掌者傳遽之事則傳遽之事士職之最卑且勞者以此自稱則其餘者固不敢辭難矣大夫得以臣士而此士非大夫之臣故曰外私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孔氏曰此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



夫曰寡君之老往謂之適也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曰公士擯嫌上擯者曰寡君之老擯者曰寡大夫或斥大夫私行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也

慶源輔氏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金華范氏曰自凡自稱止士為賓也名稱之節孔子為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屏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

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己由此為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

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囚俘截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雖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即西堂大廟北之東即東為即北堂右个北之西即西為即南堂左

个中央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固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歷

代承平公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為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爲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爲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

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內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爲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扆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

必受以文王廟而武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

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

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衰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

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講張各信其習脩墜補

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玉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為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己意

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
 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
 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
 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
 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
 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為則
 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謚者
 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
 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
 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
 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
 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
 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

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大
 過因而背馳李謚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
 而效之臣以為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
 之周戴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闈上圓法
 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闈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
 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爨法七十二
 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
 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
 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
 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
 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大室矣欲
 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
 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

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闔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

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闔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

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

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泛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攷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按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為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鍾磬彝尊在堂自簷之內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脩廣崇高略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福其南北此為何意四不可也窻闥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臯

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窓者八窓而四闈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矣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

舉其二面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後致孝乎鬼神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圓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為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十二

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為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窻合八窻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橫數之為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為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重屋橫六楹以為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廟敞其前凡一堂為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為應門雉

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脩廣不儉不侈可以尊用以是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福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分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宸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况夏室度

以步乎故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
 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
 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郊丘矣文王
 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為周公言之
 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
 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
 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
 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
 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
 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所以為祖之所
 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為禘昭穆之
 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況祭法七代之所
 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

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爾堂以居室以祀
 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於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
 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
 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為九牧非也
 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
 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以明
 堂大廟辟廡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
 為辟廡又言或以為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
 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
 不可為學宮大廟之不可為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
 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
 觀也古之辟廡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上圜則水有
 辟廡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復廟重簷茅屋

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室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大廟四室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廡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

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閒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意粗可見考

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饗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案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守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

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今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

橫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耳焉用設是秦有明堂以其近古得古意猶多戶牖之間謂之扆三分其堂東以為戶西以為牖則中為墉即扆之所也

以是西北為室之深奧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既言宗祀是亦廟祭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義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為成王立法使之至是月居是室頌是政諄諄提耳之義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此以施政事當為後君立法後人有言為路寢天子之宮城必有路之象不害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周公之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

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

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以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政言天子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宸也以人所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為斧形故曰斧宸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

曰天子南鄉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註可削天子成王也斧扆在戶牖閒其位王南鄉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為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

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鄉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

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為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為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荅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居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而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於東而伯立於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者其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於門西北面東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內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說曰孟子言

周室之班爵祿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為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以東為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為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為上皆以右為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東面皆以北為上蓋以近君為尊故也至於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宜以西為上矣乃以東為上何也蓋南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疑於君矣故於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為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閔又其外為應門又其外為庫門南門即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夷服外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

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註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

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註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侯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已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甸在侯服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采綏服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移寢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蠻先夷服與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願服甸事男願服采事蠻願服夷事也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歟變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

隨諸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也謂之告至以此
 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君即位與其新為諸侯
 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己焉故明
 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未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
 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
 物森列金石在虞琛贄充庭縹旒袞舄天臨乎其上簪綬
 為履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
 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必至則內之諸臣可知且王宮之
 顯職皆外服之重臣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
 亦在內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
 前而冠班首位莫尊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
 為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
 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凡千七百七十三而環

立乎一堂之下肩靡袂屬蓋不勝其壘矣故自公而下列
 為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
 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立於四門之外分列四
 門則內為五室可以槩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
 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
 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
 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
 隅而環列相嚮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
 階祀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
 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
 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
 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大司

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若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

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九侯
 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周公攝
 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
 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
 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
 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
 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
 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勲
 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
 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於幼弱之間不

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
 鬼侯豈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
 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
 周公之志槩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
 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
 廣器之所宜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一二
 者為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
 五度其形則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
 先王以為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
 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主乎禮
 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山陰陸氏曰秦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剗剔孕

婦次曰剥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日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義衆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書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為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為潔則可也以為聖人則不足矣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為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為故記禮者以為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衮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衮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衮之間周

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
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
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於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
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
也將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
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
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
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
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
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
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倫其負象規所以量
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

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
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
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
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
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
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旣頒也慮
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
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
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
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樂書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考之不合此

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
 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
 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
 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
 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
 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

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
 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
 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

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
 下皆為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
 兼四代服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註漢
 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
 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註云公
 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
 同總為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
 十五為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
 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

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宮文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子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於外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於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者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以周公之芳烈

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廣敷於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天命三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彙由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熙有周之猷為以成一代之典著於六官以遺成王俾踐於躬以為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追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也者周公之芳烈也故成王以周公

有勲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王功曰勲言勲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為四方百里孔子以為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然魯既受爵而此又

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為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常攝天子之位邪非周公之意矣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

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祀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

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尚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

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絃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韉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

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韉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覲禮言載龍旂弧韉則與此同義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

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變公為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

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巖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篋邊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琯始有四足也巖為之距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



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篋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形似篋亦薦時所用篋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鄭註飾其直直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

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椀巖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椀案禮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巖巖亦如椀直有腳曰椀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腳中央橫木曰巖夏世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魯者也魯有閔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於天以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於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

周公之勲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駢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壘也者貯酒而給於尊也詩曰鉶之罄矣維壘之取則壘之為器大矣謂之壘者有雷之象蓋雷出於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為災器之名壘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壘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王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瓚所以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瓚同意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圜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

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於玉故賓長以之然散於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鬯尊者以鬯鬯之所實也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為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陰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

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

馬氏曰黃目者以黃金為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菹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篋所薦謂陸產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此也以二之而已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離則玉不純矣下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為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日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

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楛周以房俎今日椀巖椀巖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鬯人不知鬯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鬯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曰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或謂尊有三彝為上卣為中壘為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箭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盾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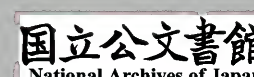
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韎師以證經之味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

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牙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也萬物衰老取晦味之義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

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于舞助時藏也此東曰味西曰
秣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言皆於大廟
奏之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
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
之德妙而不可所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
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章其武功則錫之以
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
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
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
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
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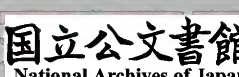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
言下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
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
以不嫌遠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故冕而襲以舞大武弁而
裼以舞大夏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
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後 又新說曰積與弁文服也
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
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陽以陰成之故裼武
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而以舞夫武 又
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而舞大武
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
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
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



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為征伐之名夏為文明之地武王以征伐
 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
 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為征伐之名故武
 王之號因以同其樂以夏為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
 同其國焉然則大武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
 戚必以玉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為含陽之
 色玉為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而立武焉弁
 必以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
 質也以見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
 有羽籥於夏言裼則知武之為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
 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
 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

樂蓋中天下而革立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
 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鞀師及旄人鞀鞀
 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通謂之四夷者猶
 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雖各不同至
 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東南而
 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為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為大
 焉周官專以鞀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
 鎬為尤遠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
 欲報周公勲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為未足又命之用
 天子之樂以時王為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為
 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
 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



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于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俛俛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為鍼秘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為主而待敵者非

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為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

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鞅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鞅鞅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鞅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鞅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鞅鞅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觀鞅師曰師旄人鞅鞅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禪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

后之所服禕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禕王后之上服也
 迎牲于門謂裸鬻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
 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酌尸之時也鄉大夫助君謂初迎牲
 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
 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
 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
 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作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阼法陽
 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
 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禕衣以從王祭祀
 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為二王之後
 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
 王亦彼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
 也首飾以副為名者首以髮為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
 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袒則肉體露故曰肉
 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
 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于室可知牲則於外男子之事
 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
 六牲六官奉六盞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
 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
 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
 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
 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
 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
 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內外交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

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蓋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為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為方四方勾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為主故於祭謂之禘秋以薦新為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禘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

則不禘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禘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佖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眾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王緜之詩證諸侯有臯門應門也

盱江李氏曰鄭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

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臯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令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臯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臯者始事之辭記曰臯某復周官有臯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臯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為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為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為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

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臯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俟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臯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

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臯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者是也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為民極則築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械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曰臯門臯緩也近則迫遠則緩臯門為五門之遠者故名以庫門而比天子臯門

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臯門近
 庫門故庫門比臯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
 門比應門之制臯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內故自
 內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臯應諸侯之所同必以
 天子所獨者為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為
 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
 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
 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

